

多友缘

刘娜 四川大学

截至今日，多闻雅集微信群里浩浩汤汤 168 人，群内多友来自大陆、香港、台湾、澳门、美国，可谓天涯海角济济一“群”。去年底，娅妮老师邀请我加入微信群，我便成为群内为数不多的多友之友，也应该算是资历很浅但缘分不浅的成员了。

去年 8 月多友们的内蒙古之行后，成都成为下一站的多友会举办地。那时我正在毕业论文中挣扎沉浮，弄得焦头烂额。12 月我改完论文，回到香港办理各种手续，在办公室见到李老师，开始谈起成都多友会的筹划和安排。1 月回到四川，我们川大的四位多友在学校东门外望江边的高记生鱼餐馆正式碰面，彼时我第一次见到徐沛老师，他即将赴香港访问，而我还未正式入职。四张年轻面孔凑到一起，吃喝玩乐之余，都担心资金筹措和会议组织的问题。除开我这个当时还没入职的准川大人，其余三位都是未担任学院行政职务的科研强将，所以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，多友会事无巨细，但事事需要我们四人去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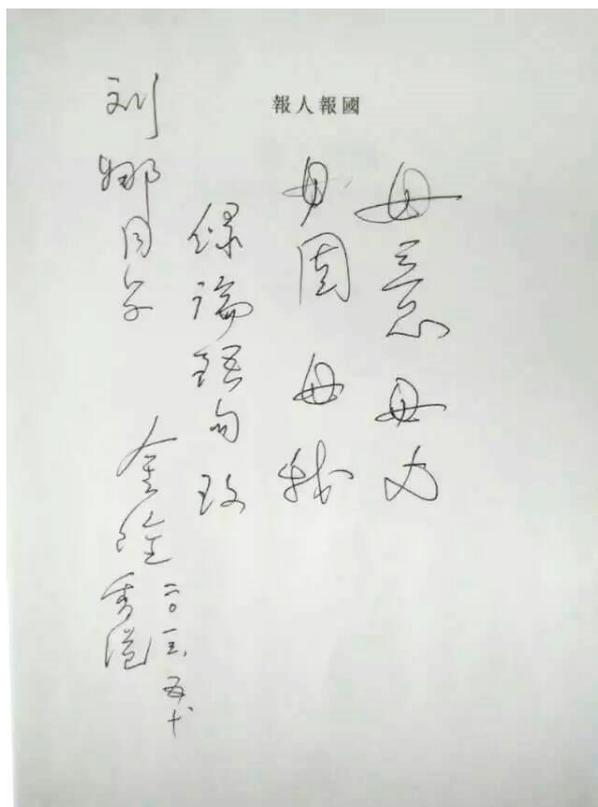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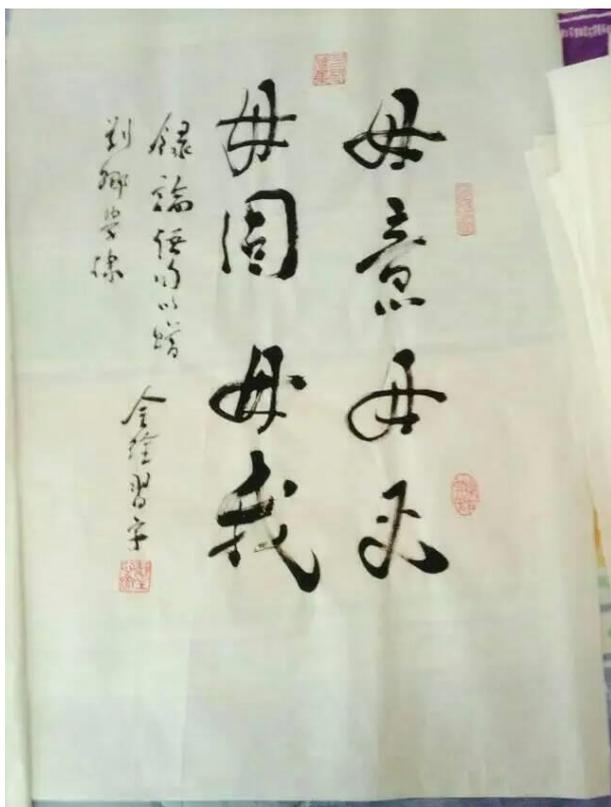
4 月 3 日，我们四人再次碰面，在万达广场三楼的东源烤鸭边吃边聊，一是欢送沛哥赴香港访问，二是正式成立成都多友会筹备组，讨论资金筹措、会议主题、旅行方案、会议安排、会务准备等等细节。此后的一个月，我们展开密集行动。根据筹备会议备忘录，4 月 3 日至 5 月 3 日的一个月里，我们确定了旅行计划、会务文件，在 3 天内完成 120 人的报名，在 2 天内确定多友衫的设计和制作，效率之高，令我们自己都感到惊讶。这主要得益于顺铭师兄在群内的轰炸式营销、饥饿营销、细节营销、热情营销，他事必躬亲，成为当之无愧的成都多友会总设计师，同时兼任营销总监、文化传播总监、秘书处处长、外联处处长等多个要职，功不可没。娅妮姐和沛哥四处联系旅行社，逐条谈妥细节，寻找最优选择，同时一起准备各项会务文件，尽心尽力。有三位大哥大姐筹办重要事项，我则落得清闲，专门负责记录他们的工作进展。



(2015年1月，川大多友首次会面，男女衣着搭配相当和谐。照片来自顺铭师兄)

4月中旬，我回城大领取毕业证书，再次见到李老师，老师跟我谈了一个小时，资金筹措、旅行安排、报名细节、邀请演讲嘉宾等，一一仔细过问和指点。与此同时，沛哥和谢莉老师在访问期间，也请教李老师关于会议筹备的诸多问题。我们形成5人筹备小组，在中港两地之间频繁网络联系。

5月1日当天，还没开始为会议劳动的我收到李老师发来的劳动节礼物，一幅“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”的墨宝。两年前，老师出版《报人报国》一书，在扉页给我题了同样的字，教导我不主观臆断，不绝对肯定，不固执己见，不唯我独尊。老师用心良苦，四字皆戳中我的要害，今后很多年都需要在这四字上面下工夫，方能有所得。



(第一张照片来自李老师)

进入五月之后，会议开始倒计时。会务组像一个大机器，开始轰轰转起来。我们五人频繁在科华苑碰头，一改先前以吃为主讨论为辅的作风，饭前饭后都有顺铭师兄在小本子上记笔记，各项事务，一一安排落实到人头，办会的紧张气氛开始显现，先前由我负责记录的会议备忘录也由于事项过多、会面过密而被搁置一边。从那时到开会前一天，都是各项事务的准备和讨论，此处可以省略若干字。

报道当天，我们5人喜气洋洋，个个显示出开门迎客的主人姿态。崭新的欢迎海报威武矗立，接待处精挑细选的志愿者个个帅哥靓妹，顺铭师兄红衣白裤加特意添置的帽子，引领了又一次的审美叛乱，进一步巩固了时尚教主的地位。之后大家为他众筹黄裤子和紫裤子，这一幕在学术圈恐怕真是前无古人，足见多友们情趣之浓。



(照片来自顺铭师兄和志愿者摄影师)

会后，我和妮妮姐眼巴巴看着众人乘车西去，又被微信群里各种美景美人照片狂轰滥炸了足足六天。羡慕嫉妒之余，我们俩在一个凉爽的夜晚，买了两碗冰粉，走进一家高档咖啡店，花60块钱（最低消费额）买了两斤雪碧，回味了整个办会的过程。第二天晚上，迎接大家的是史无前例最“火热”的成都火锅。那晚，很多老师都以为成都火锅就是这种吃法，我想虽然我们真心爱火辣的生活，却也不至于自虐到如此程度。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四川辣妹子，这应该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“火辣”的火锅了。

写到这里，成都多友会的诸种景象一一回放，历历在目。何老师和助理蔡璨辛劳多日，推出川西航拍大片，多友会的人、景、情被刻在光盘里，凝固了那些美好的瞬间。林芬老师会后去了欧洲，成功登顶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，在到达顶点之前，为大家留了一米。她不仅将我们的第一件多友衫带上顶峰，还在白雪皑皑之下，穿短袖多友衫拍照发给大家，众人惊喜、大赞，直呼真女神。



(照片来自林芬老师)

以上流水账般的写作，是为了记录，为了不要忘记，为了想念时翻出来看看。成都多友会于我个人的意义，在此处可以展露私心了。此次会议从起意、到筹备、到开办的过程，正是我挣扎论文、正式毕业、初为人师的过程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刚刚告别学生身份，还未缓过神来，就立即加入了丰富多元的多友群体，见到许多之前只在纸上读过的名字。仿佛一秒之前我还是以学生身份请教各路学术男神女神，一秒之后我们已经成为同行，他们也叫我“老师”。这个奇妙的转换过程，于我有着“成人礼”般的重要意义，它帮助我进一步褪去学生身份，并开始有了专业人士的自觉。我想，这就是所谓的同人群体吧，一种 *sense of community*。这应该算是我跟多友们之间最大的缘分了。往后，大家的学术生命和个人生命相互交织，彼此见证，互相支撑，宛如南方常见的大叶榕树，枝繁叶茂，生生不息。

2015年8月30日凌晨

于成都望江